

图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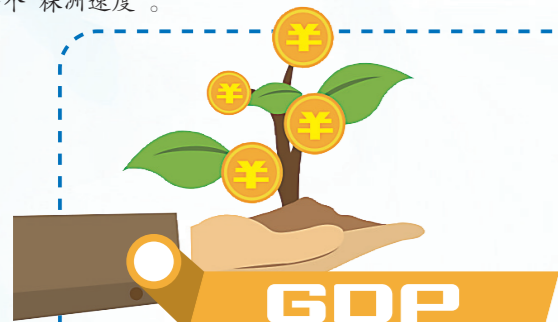
2021年09月15日 星期三 责编:邱峰 美编:胡兴鑫 陈春艳 校对:袁一平

百舸争流 竞上游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全球首台12兆瓦半直驱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下线,首列出口欧洲的双层动车组下线,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核心动力装备成功研制……一个个“高精尖”产品的诞生,彰显了株洲的产业实力。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全市GDP增速居全省第一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居全省第一位……我市深入践行“三高四新”战略,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株洲速度”。



GDP

上半年,株洲地区生产总值达1604.5亿元,同比增长13.1%,全省经济增速第一。第二产业同比增长15.7%,拉动经济增长7.1个百分点,成为“最大功臣”。



规模工业“极速向前”,增长18.5%,稳居全省第二,并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从更长的时间坐标来对比,较2019年上半年增长19.5%,更客观地展示出株洲经济发展的超强韧性。



在全市35个大类行业中,31个行业实现增长。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速高达42%和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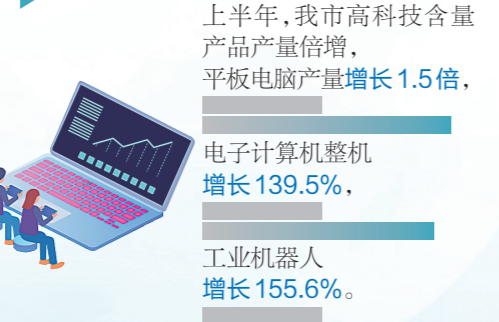


上半年GDP、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分别为7.4%、9.2%、9.1%,较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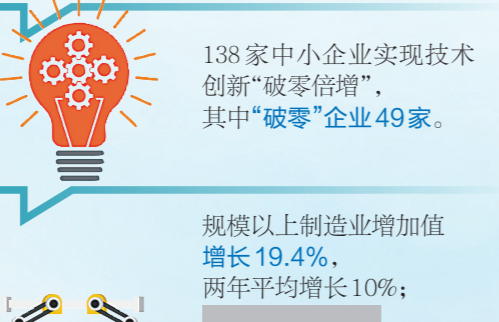


创新

从2018年以来,我市研发投入强度稳居全省第一位。今年,株洲围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计划、科技成果转化计划等“七大计划”,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上半年,我市高科技含量产品产量倍增,平板电脑产量增长1.5倍,电子计算机整机增长139.5%,工业机器人增长155.6%。



138家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破零倍增”,其中“破零”企业49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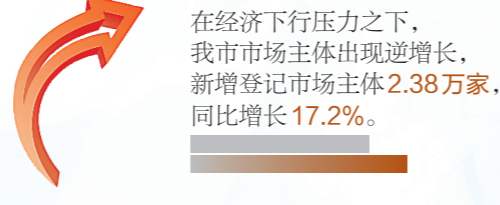


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4%,两年平均增长1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5.7%,两年平均增长16.6%,居全省第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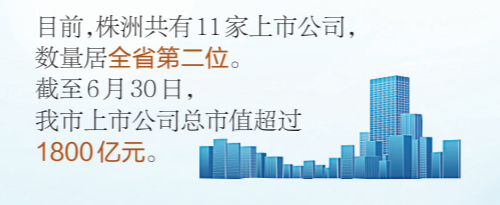


市场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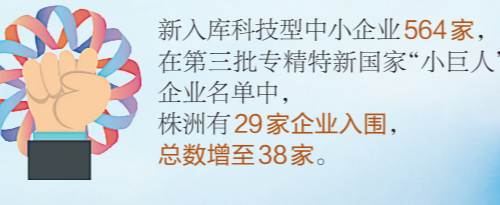
上半年,全市签约项目244个,总投资额870.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有144个,占主导地位。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我市市场主体出现逆增长,新增登记市场主体2.38万家,同比增长17.2%。



目前,株洲共有11家上市公司,数量居全省第二位。截至6月30日,我市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800亿元。



新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4家,在第三批专精特新国家“小巨人”企业名单中,株洲有29家企业入围,总数增至38家。

本版制图/胡兴鑫



▲株洲湘江两岸(资料图)。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清云 摄

选刊

2021年09月15日 星期三 责编:沈勇跃 美编:胡兴鑫 陈春艳 校对:曹永亮

潮来天地青

——诗词常用意象之四

聂鑫森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唐·王维《送邢桂州》)定时涨落的海水、江水,称之为潮。《辞海》解释“潮汐”：“由于月亮和太阳对地球各处引力不同所引起的水位周期性的涨落现象。”海潮、江潮、湖潮,因所处地域不同,它们的涨与落,各有定好的时间,这种自然现象称为潮信。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唐·李益《江南曲》)诗中所写:丈夫经商,行踪不定,总是耽误妻子约定的相聚时间;而潮水是按时涨落的,因此“弄潮儿”也会守信前来,要是嫁给这种人就好了。 落潮的寂寞,涨潮的壮观,潮流的奔腾,都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力。加之配景的奇瑰,朝晖夕照,月魄星光,征帆去棹,楼台亭榭,岸草堤树,便组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图。“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唐·刘禹锡《石头城》)“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唐·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唐·杜甫《旅夜书怀》)“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城风雨看潮生。”(宋·苏舜钦《淮中泊钱头》)“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宋·苏轼《游金山寺》) 相传农历的八月十八日,为潮神的诞辰日。国人在这一天,以观潮为乐事,故此日又叫观潮节。看潮最佳处,为浙江的钱塘江,故古诗云:“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宋代诗人陈师道《十七日观潮》,他虽提早一日亲临,但涨潮景象已很有气势:“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人们不但可以观潮,还能观赏到弄潮儿的精彩表演:“常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

堤树,来疑沧海尽成空,万国鼓声齐。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在诗歌作品中,钱塘潮又称浙江潮,因是我国之重要人文与自然景观,便常作为思念家国的指代。我的一位友人,因公务长居国外,常写诗叙说思念之情,有两句我最为欣赏:“异国风光难迷眼,梦中常听浙江潮。” 近代诗人苏曼殊,1909年驻留日本,有诗抒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的好友刘三,有《初到杭州》一诗:“一枝斑管一灵箫,幽怨何曾尽六朝。别以河山增胆量,盛年来看浙江潮。”其实三四句是反话正说:盛年来看浙江潮,江山壮丽可增人胆量与气概。 清代词人曹溶,在《满江红·钱塘观潮》中,写到潮头的威势、声响、颜色,以及自己的感受,特别为潮神

伍子胥(灵胥)浓重地抹了一笔。全词为:“浪涌蓬莱,高飞撼、宋家宫阙。谁荡激?灵胥一怒,惹冠冲发。点点征帆都歇了。海门急鼓声初发。似万群、风马骤银鞍,争超越。江妃笑,堆成雪;鲛人舞,圆如月。正危楼旋转,晚来愁绝。城上吴山遮不住,乱涛穿到严滩歇。是英雄、未死报仇心,秋时节!”词中写雪浪排空,誉为伍子胥被惹怒,以致白发冲冠。还写到大潮一直涌至汉代严光的隐居钓鱼处——严滩(即子陵滩)方停歇下来。观潮的“现在时”,与历史的“过去时”,交相辉映,令人震撼! (原创首发)



左宗棠入赘周家 ——野史杂俎之二

王开林

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左宗棠入赘湘潭周家。周家大院有个别致的名字——桂在堂,它三进五开,光天井,细数下来,就有四十八口,家道颇为殷实。左宗棠与夫人周诒端齐年,同为二十一岁。岳母王大夫人王慈云安心守寡,文化水平很高,她既能给家人讲解《诗经》《楚辞》,又能吟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具有识别鱼目混珠的慧眼,认定左宗棠绝非久处蒿莱的凡庸之辈。周诒端温婉贤淑,知书达礼,左宗棠对她非常满意。同治九年(1870),周夫人溘然辞世,左公在家书中信笔摘出她的四大优点——“言动有法度,治家有条理,教儿女慈而能严,待仆媪明而有恩”,要儿女视之为家范,情见乎辞,敬亦见乎辞。 在清朝,男子入赘(俗称“倒插门”)绝非值得津津乐道的美事,若非家境贫寒,经济薄弱,不可能出此下策。男方要摆脱羞耻心,消除自卑感,不被别人看扁瞧低,就必须自立门户。左宗棠初到莲城,下马伊始就领教了乡民们的花式嘲弄,一首顺口溜算作见面礼:“桂在堂,讨个郎,呷掉一仓谷,睡烂一张床。”好

端端的上门女婿却被视为赖在岳家吃白食的懒汉,足见乡民们的成见和偏见有多深。左宗棠的气场极大,自尊心特强,顶得住外界的压力,如果说他的诗句“九年寄眷住湘潭,庇下栖迟赘客衙”只算点到为止,他在《亡妻周夫人墓志铭》中则完全袒露心迹:“余居妇家,耻不能自食其力,乞外姑西头屋别爨以居。比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每岁课徒自给,非过腊不归。夫人与妾张茹粗食淡,操劳过于村媪。”左宗棠羞于吃闲饭,做甩手掌柜,他决定自食其力,自养其家。绝意科举之后,他出门做塾师,直到年底才能返家,张氏妾终日操持家务,比村妇还要辛苦。说到张氏妾,也是由周夫人作主纳娶的,原本是她绝对信得过的丫头,身体好,性格柔和,手脚特别勤快。周夫人体质弱,能得到张氏妾全力帮衬,家中诸务便能够打理得熨熨帖帖。有人不理解左宗棠做上门女婿何以有这么大的自由度,早早地纳妾,事实就是如此。 左宗棠教书育人应算子承父业。道光二十年,他赋诗《二十九岁

自题小像》,共计八首,第一首即描写坐馆授徒的心境,失落之感、无奈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犹作儿童气力大,自尊心特强,顶得住外界的压力,如果说他的诗句“九年寄眷住湘潭,庇下栖迟赘客衙”只算点到为止,他在《亡妻周夫人墓志铭》中则完全袒露心迹:“余居妇家,耻不能自食其力,乞外姑西头屋别爨以居。比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每岁课徒自给,非过腊不归。夫人与妾张茹粗食淡,操劳过于村媪。”左宗棠羞于吃闲饭,做甩手掌柜,他决定自食其力,自养其家。绝意科举之后,他出门做塾师,直到年底才能返家,张氏妾终日操持家务,比村妇还要辛苦。说到张氏妾,也是由周夫人作主纳娶的,原本是她绝对信得过的丫头,身体好,性格柔和,手脚特别勤快。周夫人体质弱,能得到张氏妾全力帮衬,家中诸务便能够打理得熨熨帖帖。有人不理解左宗棠做上门女婿何以有这么大的自由度,早早地纳妾,事实就是如此。 左宗棠教书育人应算子承父业。道光二十年,他赋诗《二十九岁

如同诤友,如同诤友,这是左宗棠的福气。周夫人(正室)共生一儿(孝威)三女(孝瑜、孝琪、孝瑛);张夫人(侧室)共生一女(孝琳)三儿(孝宽、孝勋、孝同)。周夫人与张氏妾无复旧日主仆之尊卑,她们以姐妹相称,相亲相敬,同心同德,合力鞠育四儿四女。左宗棠安享齐人之福,家庭氛围其乐融融,做塾师自食其力,生活不成问题。虽然入赘的经历曾在他的心理空间投射过耻辱的阴影,但这种状况属于世俗社会的成见陋习所加,并非岳家所施。左宗棠对贤内助周诒端的爱意和敬意源于患难,发自内心,他在《亡妻周夫人墓志铭》中情深意切地写道:“妇人适人,由穷苦而充裕,患难而安荣,虽贤知鲜不移其志。若夫人媪勉同心,初终一致,已非寻常所能,矧其心之所存尚有进于此者! 衰老年年,不遑居处,失兹良助,内顾堪虞,而谓能已于悲乎?”周夫人于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二日病逝,享年五十九岁,她弃世后,左公一直未再续弦,也未将张氏妾扶正,在当时的官场,一品大臣甘愿做个“光头和尚”,这种情形实为罕见。 (原载《今晚报》)